

· 閱讀學界 ·

編者按:林公武先生,福建福州人,當代知名文化學者、書法篆刻家,福州大學人文社科學院客座教授。現為西泠印社社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福建省作協會員、福建省書法家協會常務理事、中國圖書館學會科普與閱讀指導委員會家庭藏書讀書委員會副主任,擔任福建閱讀學會副會長、福州民間文艺家協會主席、福州書畫研究院院長、福州印社社長。他多年關注並研究古文字學、版本目錄學、近代福州文化,先後發表各類報刊有關文史論述、讀書筆記與藝術評論數十萬字,整理出版29萬余字的讀書筆記《夜趣齋讀書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主編有《近現代福州名人》、《馬尾船政走筆》、《二十世紀福州名人墨迹》、《潘主蘭紀念文集》、《左海藝苑》、《顧廷龍書法展特刊》、《游福建便覽圖冊》等。

夜趣齋主人林公武先生的藏書和讀書

唐 曦

(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江蘇南京 210093)

清人漲潮在《幽夢影》中說:“花不可以無蝶,山不可以無泉,石不可以無苔,水不可以無藻,喬木不可以無藤蘿,人不可以無癖。”如此說來,蝶之于花,泉之于山,苔之于石,藻之于水,藤蘿之于喬木,均是不可或缺之物。可見癖好之于人生,實是獨特的文化個性的體現。當今讀書界中有“書癖”者甚多,“八閩之子”林公武先生便是其一。

1 坐擁書城,尋覓開卷夜趣

每個愛書人讀書人都渴望擁有一個書房來安置那些他們所珍藏的書籍。林先生的書房和客廳是合二為一的,一踏進其家門,便可見占滿整個牆壁的一字排開的大書櫥,望去皆為書也,書桌、几案上也都堆滿了書,在我看來這僅僅只能算是個“大書房”。在另一個緊靠陽台的房間更是被書籍占滿,此“小書房”也,還有部分藏書甚至已經堆積到了其女兒的臥室。我被這些洋洋大觀的書籍所震驚,他却告知我還有許多書因為空間限制,只能留在舊屋、雜物間,堆得到處都是。現今從文聯退休後,從辦公室也搬回一大批書,更是覺得空間狹小了,以致林先生現在已不太敢往家里添書了,也不知其是否有“書齋,書齋,書已成災”的感受,呵呵。在我看來,用“坐擁

書城”來形容林先生是最貼切不過的了。

有了書房自然是要取一雅號啦,在書房中即有潘主蘭先生所題的“夜趣齋”,並題齋跋,以解其義:

夜何趣也?得明月而趣生,明月不常有,于以知真趣不在是。吾友林公武侍母疾之余,每更闌籟寂,坐齋埋首書叢,此中天地為公武私是,真趣也耶!

古人云:“精思多在夜中”。清初詩人吳梅村也曾有言“夜深還捫書”,林先生享受“讀書于夜,臨池于夜、著述于夜”的那份清閑安逸,故將藏書之所、讀書之處命之“夜趣齋”。

同時,因林先生藏有十余部明版,百余部清版的緣故,書室又名“一明百清軒”,並取“讀書治學,處事格物如能舉一張萬,解一明眾,則必明了清晰”之意。

此外,書齋還曾名“三余書屋”、“靜樂樓”、“夜不閑居”,都曾代表著林先生不同時期的讀書感悟,有待細細品味。

知堂老人說書房是不能隨意讓人參觀的,否則從你讀那些書便可知道你學問的大小。觀林先生所藏書,便可發現其語言文字學書籍占了很大一部分,版本學、文史學數量也多,其中有不少是林先生不惜重金購買的,藏書中有一套13冊的《古文字詁林》

就花了4200多元,另外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辞源》、《辞海》、《尔雅诂林》、《经籍纂诂》、《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古今虚字集释》、《中国字典史略》、《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辞典》、《广韵》、《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等也都是大部头的书,让他尤感“书价猛于虎也”。当我感慨林先生此类藏书的精与全时,林先生笑称曾有几为福建师大古典文学的硕士生参观了他的藏书后,甚是惊讶,连图书馆都未能借到的书籍工具书,在他这却都能找到。拥有了这些书籍,现在林先生足不出户便可利用自己的藏书来进行古文字学、版本目录学的研究了。

林先生尤喜披览线装书,在其所珍藏的清版古籍中,近百册是福建首位状元林鸿年曾读过的书,阅之,如与古人对话,神游千古之上,甚是妙哉!为了防虫防潮,林先生专门用绸缎、宣纸等对古籍进行包裹,收藏于书橱内。在藏书读书之余,他也学了手修补旧书的精湛手艺,妙手回春,那些破旧残缺的古籍经他修葺后得以重现生机。

书斋中的“镇斋之宝”除了那些明版清版外,还存有众多“大家”,如顾廷龙、丁吉甫、王元化、贾植芳、邓云乡、钱仲连等先生的签名本。一本本的签名本皆记录了每一段林先生与各书人的交流轶事,林先生每每到都显得神采奕奕,真情流露出对各位先生高尚人格的敬仰以及感恩于各位大师对其的教诲。

虽然林先生藏书丰富,但在别人称他为藏书家时,他总觉得自己不是“名副其实”的藏书家。他对我说,藏书家应包括三个条件:一是要收藏有价值的书,如大师名家的签名题跋本等;二是要形成专题化的系列藏本;三是要收藏其他人所没有或很少人能拥有的书。

把玩书籍数十年来,林先生是相信自己颇有书缘的。在久寻《通志略》后,终得中华书局民国印行之袖珍本,虽为残卷,但林先生却也欢心不已,发出感慨:“书与我有真缘,宇宙之大,均在指掌之中。凡诚心者,一切皆可顺心。”正是这份对书籍的虔诚之心,林先生在古旧书店书摊里淘得了不少先前渴望赏读之书。日前,他在福州左海花鸟市场书市的旧书摊处淘得数册日本享保年间(相当于我国雍正年间)的“和刻本”,每册百余元,竟如获至宝,喜不自胜。这份对于书的痴情,又能有几人可敌呢?

2 读书治学,求索人生真谛

林先生以藏书作为嗜好,但却是因研究而读书。

他少时就有一个信念:“人活在世间,务须多读书,不断积累知识,提高文化修养,为社会服务”。林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林琴秋先生写着一手好字,喜读书,好诗文,对林先生也是多加培养。在父亲的影响下,林先生也多喜欢读古文,先是读小人书,进而阅读了古典小说,之后更是热衷于古籍,着迷于书画印。年少时的“书癖”,到如今已化成上万多册的书籍,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以及满腔的学识。

数十年来的读书经历在林先生所著的读书笔记《夜趣斋读书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中便可知晓一二。在自述少年时的读书时光时,林先生在《吴昌硕》中题跋道:“青少年时光多半在山区农村度过,居住的或砖房,或土屋,或木楼,或草舍。冬季梅花凌寒绽放,夜间油灯宁静独燃,微光下读书写字,窗外是鸣虫交汇。其味其趣再清纯无邪、自然灵秀不过了”。

即使是在人生中最艰辛的岁月中,即1969年到闽北插队时,他也扛着一大箱的书,依然以读书来调节荷锄的疲惫,“无论何时,或困苦,或欢乐,或逆境,或顺境,常年读书,一以贯之”。

林先生就是这样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奋勤学,这种之于书的癖好,在我们这群终日喜欢泡在网上的年轻人身上是很难寻得了。我很是诧异如此众多之书,林先生是否都一一阅读过?林先生笑着说都有阅读过,不信可以随便翻翻,便可发现许多书籍都有题跋的痕迹。他“每读一书,常用朱、绿、黑三色以蝇头小楷题记或眉批”,常将读书心得体会题跋于扉页或记录于书中有感之处,这或许与其好读序跋类文字有些许关系吧!

不仅如此,当林先生每每重读一书时,若有新的感悟,也定将再次题跋录于书中。如其就对《十三经今注今译》进行了二次题跋。《国朝汉学师承记》因便于携带翻阅,故出门在外常反复阅读,此书更是有题记近百处,怎能不叫人佩服!

在与我谈及现今许多文人在为历史名人做传时,常为了增加阅读性,许多事件都没有经过考证就大告天下,以致失去了其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这是极不可取的。也因此当其见当今学术界鱼龙混杂之时,便表现出极度的不满。如其1998年6月对《十三经今注今译》的题跋中就有批判现今的所谓“国学大师者”:

“论经解经释经之书,如今是‘卫星上天’高产年代,但多臆断猜测。于经书字义文义句意意思往往凭空训释解诂,笑话屡出。还冠以大师名家高帽,

误人欺世成合法,反为天经地义……可叹的是,我们今天一些所谓列入国学大师者,几年就能写几大本治经释经书,舛讹百出,言不及经,经不达意,不但不深耻,还自吹自擂,何来‘少有宁日’!生活非常洒脱,到处作报告,上电视。王国维当年自评于《尚书》仅解十之五,于《诗经》仅解十之八九。而我们的一些大师名家们,以实际之学力学识和成就与王国维相比,连当他的五、六传手还不够格”。

在潜心治学的过程中,林先生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尤其是古书,由于版本优劣的缘故,当遇到次的版本时就要拿好的版本来对照校勘;当遇到颇具争议的史实时,也绝不人云亦云,均需一一考证,辩其真伪,足可见林先生严谨的学术作风。

3 以书会友,丰沛精神家园

林先生藏书如此丰富,得益于数十年来奔走于各地旧书店堵塞寻访。从早期的六七十年代的福州南街古旧书店,到福州新华书店组建的古旧书门市部,再到现今福州仅存的位于左海的旧书摊,都曾留下林先生寻寻觅觅的身影。

今年 8 月的一天早上,林先生与我相约来到位于福州左海的旧书摊,只见书摊零零落落,值得购买之书是少之又少,已购不得什么好书,这也是林先生如今去旧书摊的次数逐渐减少的原因。他告诉我,淘旧书还是要去北京、南京、上海一带,那里的旧书业相对还比较好一些。目睹旧书业在当代的衰败,林先生惋惜不已,他甚是怀念过去流连于旧书店,埋首于故纸堆中的日子。如今的他既有“长歌”激昂之情怀,也有“旧游”不再之忧伤!

且不说福州古旧书业的衰败史,这些年来,社会的许多调查也表明,国民的阅读率持续走低,作为福建省阅读学会副会长,林先生也格外关注这一点,为了唤醒民众的阅读热情,福建省阅读学会特邀请了数位专家学者到大中专院校做“阅读人生”专题讲座。林先生就为福州大学的学子做过一场名为“墨兵千万尽驱使——我的读书生活”的讲座,与师生互动进行了广大交流,以激励当代学子勤读书、深思考。此外,林先生还应邀为福建金融职业技术学院师生作了《阅读人生》的演讲。

不仅如此,林先生今年夏天在酷暑中还精挑细选了 120 余本自编自著和签名本图书,赠送给江苏

省太仓市图书馆。为此该馆自编的《尔雅》杂志在第 4 期上刊登了《翰墨留香久,泽润娄东秋——赠书太仓图书馆的榕城林公武先生剪影》,并配发了他在书房里阅看自己所藏线装书的大幅照片。

当我问其有此善举的原因,他说一是为赞襄其多年前因书结缘的南大好友徐雁教授,一心帮助其家乡太仓图书馆建设“东方阅读学书林——东仓书库”的人文理想,以让更多的人读好书多读书,二则是因为其珍藏有一部 60 多册的《明版通鉴纪事本末》,此书为明末江苏太仓人氏张溥在原福建建瓯人袁枢所著《通鉴纪事本末》基础上的增修本,他就各篇写成史论若干篇,并附于各篇后,故林先生认为自己与江苏太仓似有一段“翰墨缘”。

在这批赠书中有珍贵的一种《宋槧苏诗施顾注题跋钞》,这是顾廷龙先生手钞的影印本,此原系孤本,后经林先生于 1998 年由福州书画研究院印发 500 册,是极其珍贵之物。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他也曾向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省图书馆、西泠印社等赠过书,家中存有许多“收藏证书”。

为鼓励我的学业,林先生也慷慨赠予我十几种书,其中大多数是他主编的反映福州乡邦文化的书籍。先生教导我说,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首要的是对自己的家乡文化先须熟悉,然后推而广之,我点头应允。的确,一个人若对自己的乡土文化都不熟知的話,又怎能熟悉自己,怎能融入到祖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去呢?

今年刚刚荣休的林先生,正享受着没有公务的生活。每天读读书看看报,或者从事书法篆刻……他告诉我,他今后会把大部分的时间投入到古文字学、版本目录和史学方面的研究,近段时间他将整理出自己数十年来有关“说文解字”的读书笔记,并希望自己能办一份有关书画篆刻方面的期刊。

林先生之家,手触是书,眼观是书,言谈之间,更离不开翰墨琳琅,但又绝无迂腐之气。这应该得益于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深厚阅历。秋禾师说过:“一个学子在走上研学道路的过程中,应同时品读好学人这卷‘无字之书’”,与林先生在今年暑假的交往,令我体会尤深。原来书林学海、青灯黄卷、斯文儒雅等等属于“精神文明”领域的东西,都是值得一个人用自己的生命时光去乐此不疲地终身追求的。